

第一回 訂蘭水芸窗成交契 續孤山夢中卜良緣

漫道文章驚世，且誇才調絕倫。只為夙昔鍾情根，惹下風流債恨。不想騰蛟起鳳，終朝握雨攜雲。窗前一夢透前因，再續還魂有分。

一去金門獻賦，何須拘定科名。吳山楚水任■■■，到底榮歸畫錦。須要赤繩繫足，定然紅絲牽成。風流不減《牡丹亭》，因此《孤山再夢》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詩曰：

人生一世在人倫，天性自然付我身。

惟有夫妻並友侶，顛顛倒倒認難真。

這四句詩，單說人生在世，一有我身，便有五倫。然五倫中，君臣以義，父子兄弟以恩，俱出天性生成，不假安排。惟有夫妻與朋友，這兩件卻不是性，只是一個情字。朋友情之好者，則同聲同氣，如水如蘭。情之偏者，或面是心非，或匿怨友人，甚至負義忘恩，以德為仇。從古來有幾個管、鮑、雷、陳？至於夫妻，因是情，尤有情中之情。用情之正，則為淑女君子。用情之篤，則為貞夫烈婦。用情之邪，則為姣童淫女。故情到至極處，雖小小風流一事，可感天地動鬼神。生者可以死，死者亦可以生。有如《牡丹亭》一本傳奇，當日杜麗娘何曾認得柳夢梅，只為被花神攝合，在牡丹亭一夢遂相思而死。後柳夢梅拾得小姐遺容，感觸生情，幽魂相會，還魂開棺，成為夫妻，百年偕老，你說這奇也不奇。又有《孤山夢》一本傳奇，小青何曾會過舒心談。只因孤山一夢，遂得詩一首說：

新妝竟與畫圖爭，知在昭陽第幾名？

瘦影自臨春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

因這一首詩，朝思暮想，後過南山，有一老人，引至風流院中，得見小青還魂，重為夫妻，後竟仙去，你說這又奇也不奇。然此二本記，猶屬傳聞，恐才子文人，別有寄托，借此點綴，不足深信。如今見有似此二事的一樁奇事，說來且聽。

話說江南姑蘇有一人，姓錢，名居先，別號慎言，本貫徽州人也。後移居閩門外之南，娶妻袁氏，夫妻相敬如賓，雖無陶朱之富，可也頗足度日。慎言平日為人，廣行善事，多積陰功，濟危扶困，買物放生。家中素供觀音大士像一尊，夫妻朝夕焚香頂禮，極其誠敬。一夜袁氏夢觀音大士，手執梅花一枝，插在袁氏頭上，醒遂有孕。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子。夫妻喜不自勝，因憶夢中之事，取名叫做梅生。年長五歲，又生一子，因重陽日所生，取名叫做菊生。

且說這梅生年及八歲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如櫻桃，眉彎新月，眼橫秋波，雖無子建之才，卻有潘安之貌。《西廂》本上有一詞，足以形容：

眉黛遠山鋪翠，眼橫秋水無塵。俊的是龐兒，俏的是心。若能驀地乍相逢，疑是救苦難的觀世音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梅生年及十五，父親欲教出外攻書。附近有一石佛禪林，內有一人，姓田名在中，別號左人。原係杭州名士，因游姑蘇未歸，在此哲寓設館。為人年方弱冠，秉性風雅，心性中正。先有一弟子，姓白、名加色，別號雁鴻，年十七歲，在此攻書。為人負性狡詐，心多陰謀。一日師徒正講論之餘，見錢居先引子梅生，後捧盒酒，至前拜揖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居先言，「犬子年已十五，雖在家誦過小學，今欲拜田先生為師。指引後學，異日成立，恩比君親。」遂酌酒下拜。田左人曰：「小生學疏才淺，不堪為人師範，但蒙老居士見托，何敢自推。又何勞過賜酒也。」遂設坐同飲。喚過梅生，一見非常。田左人曰：「此子容姿清秀，異日遠到之器也。居士可謂後繼有人矣。」遂取名錢之繼，字雨林。居先別去。自此雨林在寺攻書，與白加色情篤莫逆。一日加色謂雨林曰：「我二人聯牀風雨，足為道義之交，但恐日後貪富易心，我欲拈香設誓，結為異姓骨肉，何如？」雨林曰：「兄之所見，大為有理，但恐先生知之不雅。」加色曰：「古之管鮑雷陳曾傳至今，有何不雅？我就告知田先生，令他作個主盟何如？」雨林曰：「如此更好。」兩生遂告知田先生，於芸窗陳設香案，拜天訂盟，結為昆仲。自此朝夕相依，情同魚水。一日田先生講論之餘，三人在月下共酌興酣。田先生曰：「詩、對雖非舉業正務，然才子於吟風弄月之際，卻不可少。吾今試汝二人一對，對不來者罰水一碗，對來者賞酒一杯。」二人曰：「願領教。」遂出對云：

北斗七星水底連天十四點

雨林對曰：

南江孤雁月中帶影一雙飛

田先生大奇曰：「好對！好對！」即酌灑一杯，錢雨林飲而盡。白雁鴻尋思半日，竟不成對。田先生即令取水罰之。又曰：「我今拈韻，作詩一首，汝二人依韻和之，賞罰如前。」田先生取韻，拈得「乎」字，遂吟曰：

詎是猖狂慕酒徒，桃源曾見避秦無。

半生竟向流離老，七尺空慚命世吾。

鬆菊未荒聊自適，馬牛不惜任人呼。

閒閒十畝吳山外，寧有移文到我乎。

吟畢付與二生觀看，錢雨林遂和曰：

蕭條四壁笑家徒，試問新芻漉得無。

潤屋已多書共伴，銜杯何事鍾隨吾。

胡然天也殊難問，彼美人兮尚可呼。

屈指浮塵今古事，斯文寧不在茲乎。

吟畢遞與田先生現之。曰，「新清風雅，足追李杜，然子入學不幾日，我又未嘗教平仄，何如此之敏捷也。」雨林對曰：「弟嘗

自五歲上，家父即口授平仄，已推敲矣。」田先生大喜，又酌酒飲之。白雁鴻思索半日，不能措一字，田先生命取水飲之。白雁鴻曰：「弟子受罰，乞先生代吟，以蓋弟於之羞可也。」田先生曰：「你不服錢生，令他代汝和一首，何如？」白雁鴻曰：「正要如此。」雨林亦不辭，又吟之曰：

風流曾不負吾徒，酒社詩壇近有無。
慘矣烽煙愁且暮，蕭然囊橐費支吾。
一枝澤國憑誰借，五夜寒烏祇自呼。
短劍應能戡暴亂，誤人頭白是之乎。

吟畢，田先生大加稱賞曰：「古人言『詩有別才，不在八股中論好歹』，信哉。白生我終日教以平仄，一詞莫措，何意錢生錦心繡口，不減長吉當年。」遂大家酣飲而盡散。白生因詩對不成，自覺羞慚，又連飲冷水，遂覺心悶，乃告假歸家。館中止錢雨林一人，焚香靜坐。因日間吃了幾杯，不能溫習經史，取案頭一本雜記觀看，乃是《孤山夢》小青、舒心談故事。遂戚戚於心曰：「我今年已及婚，尚未獲佳耦，若能得才女如小青者，亦不虛我一世風流才子矣。」再三觀玩，不覺失聲大叫曰：「小青、小青，你何獨與舒生有緣？當今若再轉世，我雨林亦不亞舒生，何不一再入夢耶？」只管自言自語，不覺神思困倦，遂伏案而寐。忽見白鸚鵡一雙，上下飛舞，雨林向前逐捉，忽然飛出館外。雨林心愛不捨，隨而逐之，忽至一山，青蒼可愛，上無別樹，一片盡是梅花。至一院中，上坐觀音大士，與家中父母所供奉者一般。雨林近前禮拜，忽大士言曰：「汝在館中思念小青，卻不知汝即舒心談後身也。今小青後身亦轉世矣。去汝居不遠，雖不是汝結髮正配，亦是汝鍾情佳人，但若要團圓，亦如前生。今後汝遇一渾身素縞，頭帶梅花者，即是也。此乃孤山舊夢之所，故遣鸚鵡誘汝至此以告之。吾因汝父母供奉虔誠，故悉為汝告。若問功名，不在科名，卻在科名。龍尾蛇頭，可求前程。汝須牢記，慎勿泄人。」雨林聽言，正欲再問，忽然展雞一聲，猛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，心中大異。不敢告人，以待後驗。且看下回分解如何。

[返回 >> 孤山再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